

公刘豳国考

GONG LIU

BIN GUO

KAO

曹 劍 著

三 秦 出 版 社



曹 劍 著

公 刘 豳 国 考

三 秦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006号

公 刘 翮 国 考

曹 剑 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彬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1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7—80546—515—0/K·171

定 价: 2.80元

序

1984

陕西省彬县是周人发祥地之一。古称“豳”，唐改为“邠”，1964年改为“彬”。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作周。”《史记·刘敬传》又载，“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邠，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诗经》中的《公刘》篇更加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公刘率族人发现和开发豳地、创建“豳国”的过程。作为《诗经》十五国风之一的《豳风》，又是史诗般的千古名篇。那么这个古豳国地址究竟在何处？历代史家说法不一。曹剑同志深受家乡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积淀的熏陶，于工作之暇，因地理之便，参照文史典籍关于豳国故址的记述，对实地进行了反复考察，终于发现豳国原址，就在今陕西省彬县龙高乡土陵村现存“公刘墓”附近。并就考证情况，写成这部《公刘豳国考》。我想，不论他的考证结论是否完全准确，但他这种据史考实、以实证史、寻微探幽、鞭辟入里的严谨治学精神是值得赞赏的。起码可成一家

之言。又，彬县大佛寺是有名的唐代石窟，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剑同志对大佛寺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考证说明；唐代凌准所著《邠志》已经亡佚，他又据《资治通鉴》对此志进行了辑录考释，同时收入这部书中。这些，不仅可供经史学者参考，亦且会对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一定作用。

故乐于为序。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西安

幽 源 （自序）

作为一个彬县人，我立足彬土，面对“幽”（唐开元十三年以前此地古称。开元十三年因其与“幽”字形相近，诏命改为“邠”。1964改为“彬”）字，一次又一次陷入久久的沉思。

幽，确是一个谜。它是怎么来的？产生于何时？具体在什么地点？

我想回避这个问题，以免陷入盲目的、可笑的误区。然而，却怎么也回避不了。作为故乡的县名怎么能回避得了？何况，翻开中国的古典文献，《诗经》中有它，《史记》中有它，《孟子》中还有它，历代文人学士虽然对它不甚了了，却仍然绕不过去，难以回避。

于是，我索性自不量力地下决心弄清它的渊源。有人说，这个问题历代争论，在无实物实据出土之前，难以定案。我却是下定决心去寻找历代争论的依据和过程，试图从这里发现问题的突破口。侥幸的是，我竟然有所发现。《说文解字》这样写道：

幽，美阳亭即幽也。有幽山，从山、从豕。

这部公元100年前后成书的、中国最早的权威字书，对“幽”字的解释，头一句就错了。

美阳亭明明在右扶风美阳县，即今陕西省武功县地，怎么能把它和“幽”划等号呢？推究许慎解释错误的原因，显然是他把《汉书·地理志》中所注的“幽乡”与美阳县下的“中水乡，周太王所邑”句混淆了。中水乡是周太王迁岐“作周”的地点，幽乡是迁岐的出发点，即幽国所在地。《说文解字》这一定位的错误，把“幽”字从此弄得扑朔迷离。

当然，《说文解字》关于“幽”字的解释，也有对的地方，就是：“有幽山，从山、从豕”，这完全符合汉字的会意结构，和图画一样明白，即山中藏双猪的意思。但是又说“有幽山”，显然是说幽由此得名，然而这个幽山又在何处呢？

看来，首先还是得找到这座幽山。让我们从经典中找起。

在中国，除了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外，比较可信的最早的经典之一，要算《诗经》。《诗经》中除其它篇章涉及“幽”字外，《幽风》作为十五国风之一，是尽人皆知的。这就把幽字产生的年代提前到公元前16世纪，即公刘“于幽斯馆”的年代及以前。

公刘“避桀居幽”，各种文献记述基本吻合。《史记》中关于周的祖先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等的记述，大都是据《诗经》引录的。这一点，只要两书对照，一看便知。这就是说，“公刘居幽”，建国于幽的事，是通过史诗《诗经》流传下来的。“幽”作为文字，最早是出现于《诗经》的，即“笃公刘，幽居允荒”等句。

考诸史籍，公刘是在公元前16世纪夏末商初由舅氏姜族聚居地邠（今武功）迁住幽地的。究竟这个“幽”字是公刘迁来后起的名呢？还是原来就有的？似难一下子断定。但

是，作为文字，幽字早在公元前16世纪或以前已经产生了，却是事实。那时的文字还很少，处于产生阶段，我们至今只能从甲骨文和铭文中发现一些。即使如此，“幽”字已经赫然列入其中了。如今可以见到最早的“幽”字原字，除《说文解字》中所录外，还可以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所立的《西岳华山庙碑》中找到。

这就使我们明白了，至少早在《说文解字》成书前1700年，“幽”字就产生了。让1700年之后的许慎回过头去解释“幽”字本意，难免有误。

让我们顺着公刘“避桀居幽”的线索，继续寻找。

公刘于公元前16世纪，为避夏桀暴政，率领族人，迁居于此，建立幽国——城邑。从此，幽国之名，就列入当时天下的2890国之中了。到春秋末年，见于经传的只有170国，而知其所居的只剩下139国了。这期间，虽然古公亶父由幽迁岐，但幽国之名，仍然保留在这139国之中。那么，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作为它的象征，幽山又在何处？

春秋之末，诸侯纷争，关中归于秦。秦至始皇帝，设郡县，县下设乡亭。于是“幽乡、幽亭”出现。不用说，这个“幽乡、幽亭”，就是原来的幽国“所居”之地。班固本来说得对，就是“枸邑，有幽乡”。因为秦汉时关中要道东为起自今淳化经今旬邑的秦驰道，西为顺渭河朝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西宝北道。这就把今天彬县的中心留在离大道较近的今麟游县城，而泾河以北的地区则归于驰道沿线的枸邑。故产生了班固《汉书》“枸邑，有幽乡”的记载。到东汉以至于晋，从关中沿泾河西北上的道路逐渐开通，今彬县的区域基本形成，泾河两岸地区都归入漆县（今彬县）管辖，故西

晋杜预说：“幽在新平漆县东北。”东晋徐广说：“新平漆县东北有幽亭”。这两位经学大师实际继承了班固的准确说法。把“幽亭”归入漆县范围，且指明了方位。当时漆县治所在今水口原，它的东北——很明显是在龙高原。龙高原汉时归枸邑，到晋时已归漆县。汉时称幽乡，晋时又称幽亭了。

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个幽国地点问题，直到东晋徐广在世时（352——422）都是很明确的，不用争论的。只是到了唐代，才把这个问题弄混乱了。魏王李泰（唐太宗的第四子）主编的《括地志》出现了自相矛盾的两种记载。其一仍沿用徐、杜之说：“幽州新平县，诗幽国，公刘所邑之地也。”把幽国仍然定在今彬县（新平县）境内。其二却是“幽州三水县西十里有幽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也。幽城在此原上，因公为名。”把幽国划在三水县（今旬邑）。同一部书，在同一地点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定位，把本来很明白、很简单的问题就这样搞混了。接着，年轻的废太子李贤在《后汉书注》中又一次记错了方位。从此，引发了关于幽国地点的争论。

其实，班固、杜预、徐广的准确说法一直在延续。“幽”作为州、县名定于彬县，就是最实在的例证。

西魏文帝大统十四年（548），执掌大权、以崇周闻名的宇文泰晋封为太师。就在当年，将新平郡改为幽州，治所在今彬县水口原。这是“幽”字作为州县名的开始。这也是宇文泰把幽国地点定在今彬县区划内的明显证据。如果说这时他还对此定位有保留（因为庆阳还设了北幽州）的话，那么，过了六年，到西魏废帝三年（554）时，他便很有把握

地去掉北、南二字，专设幽州于今彬县了。这就说明，宇文泰对他所崇敬的周先公的圣地是进行了典籍实地考察的，他的定位是准确的。直到他的儿子于三年后废西魏帝自立为周（史称北周），这个幽国地点也是明确的。

幽州之名，从此传开。隋文帝开皇三年，将州县治所从新平原移入今彬县城，仍称幽州。只是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606）一度改称宁州。然而当年又复幽州名。从此，不论称州称县，均以幽名。这仍然证明，幽国就在今彬县境内。

在彬县什么地方呢？

现在，让我们参照史志记述，来结合当地实际进行一番考察。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的幽山，1000年后在南宋祝穆所撰《方輿胜览》中得到了具体描绘：

幽山，岩壑崎嶇、委曲百折、瀑飞溅溅。

这就是说，幽山不但曲折高峻，而且还有山溪环绕，瀑布飞泻。清孙星衍《直隶邠州志》中引《旧志》对此山又加以描述：

雉堞之旁，俯视河水，波涛滚滚……。

以上记述，很自然地把我们的视线集中到了今彬县龙高乡土陵村的“公刘墓”旁。这座现存陵山南临泾河，河两岸确是“岩壑崎嶇，委曲百折”。陵山周围的“雉堞”（城墙）根基，如今仍然依稀可寻。泾水波涌浪翻，滚滚东流。史志记述，正与实地情况相合。

现在，还须说明：

如今巍然屹立的“公刘墓”不光是墓，它是幽山的组成

部分，又是幽国社坛所在地。这是因为：

1、秦汉以前，“墓而不坟”。就是只埋入地下，并不起坟丘。

2、从现存陵丘的长、宽、高度和由五色熟土筑成的传说来看，完全符合社坛的形制和建造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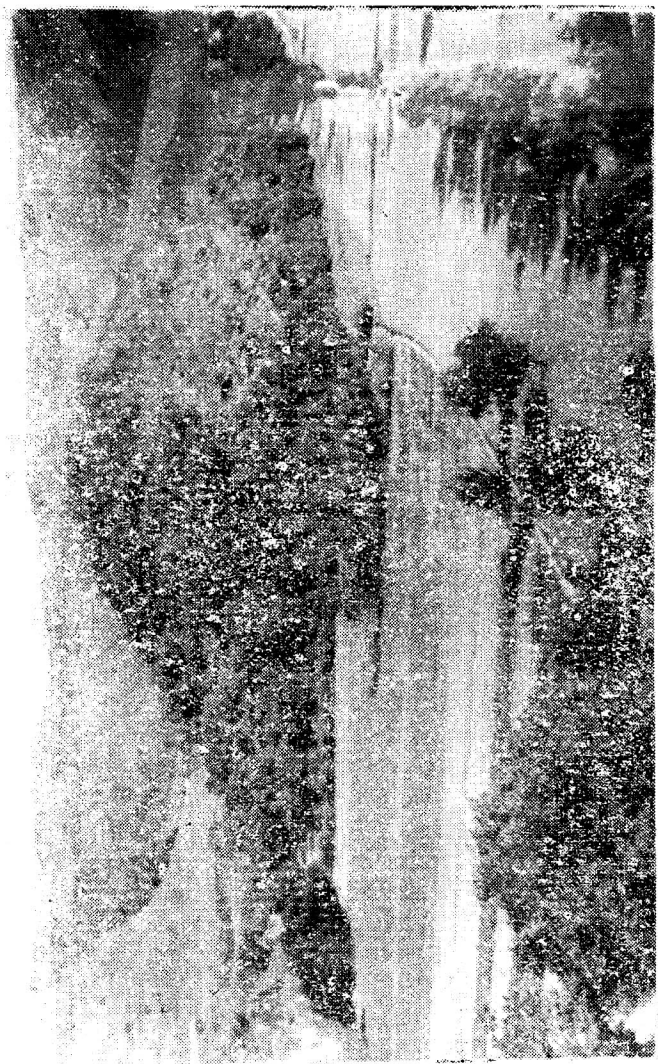
3、作为国城的标志，除了有族人居室外，最重要的就是要祭祀土谷神的社坛和先人坟墓。而这两个标志，土陵村都完全具备。何况，从这里的山川地貌看，确是山峦交错起伏。可以想象，3600年前，这里林密草茂，确实是野猪（甚或家猪）栖息生长的良好环境，正应了“幽”字产生的条件。为此，我把《公刘幽国考》奉献与父老乡亲和专家学者，以求教正。

关于彬县《大佛寺考》，文中自明，不再多说。

唐《邠志》失传，实为憾事。我从《资治通鉴·考异》中加以辑录，虽不能辑及全文，却也可以弥补史缺，又对凌准身世及《邠志》全书，略加考证。如果《邠志》的确为中国第一部方面军专志或称军史的话，它的史志价值，可能会超出《邠志》范围所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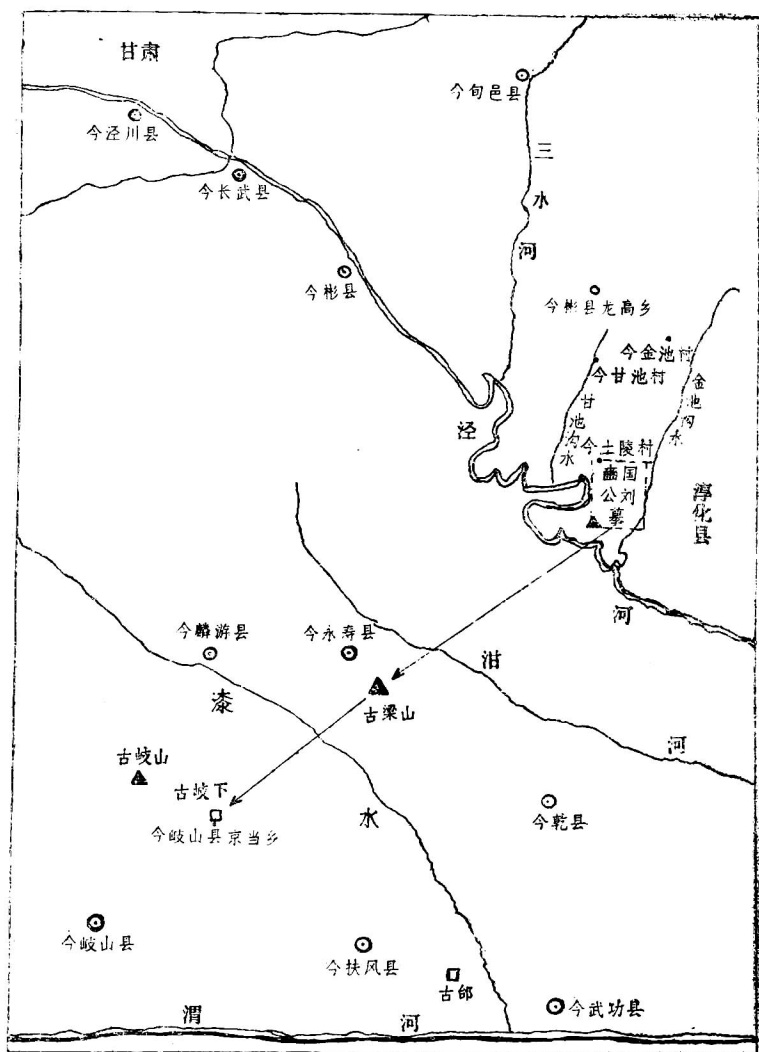
曹 剑

于一九九二年春节



贾维云摄

“公刘墓”（实为幽国社坛）现景



古公亶父自豳(土陵国)迁岐示意图(约公元前1200年)

目 录

序（王巨才）	（ 1 ）
鬲源（自序）	（ 1 ）
公刘鬲国考	（ 1 ）
大佛寺考	（ 44 ）
凌准与《邠志》考	（ 90 ）
《邠志》辑释	（ 107 ）

公刘豳国考

今彬县龙高乡土陵村南，通过依稀可辨的残垣断墙下坡，有一河滩，人称陵滩。陵滩北靠龙高原，东有金池沟水，西有甘池沟水，二水绕陵南端注入泾河。泾河在滩前拐一大弯后，继续向东南流去，陵滩平展，长宽约五华里。

陵滩中央，有一座土陵，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500米。北高50米，南边呈斜坡状渐入泾河滩。从总体看，北高南低，北宽南窄。形似一位巨人头枕北原，足蹬泾河而仰卧。总面积约500亩。

陵前现存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邠州知事姚本楷书的《仲春祭公刘墓》诗碑，其中还刊录了嘉靖二十三年（1544）邠州知事孙礼的《秋祀公刘祠有感》七律诗一首。还有明万历三十四年（1600）邠州知事所立《重修公刘祠记》碑；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邠州知州所立“公刘墓”碑；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亲书隶体“周邠公公刘墓”碑；民国34年（1945）邠县县长所立“重修公刘祠记”碑等。还有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彬县人民政府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碑。均称此为：公刘墓。

对于公刘，人们比较熟悉。他是尧时农师后稷的后代，曾创业于豳，建“国”于豳，被尊为周开国奠基人之一。《诗·大

雅·公刘》篇就是专门歌颂赞美他的。但他究竟生于何年，卒于何时？是传说神话中人还是现实中人？他所建豳国究竟在何处，与此“墓”有何关系等问题，都值得加以研究和探讨。

关于公刘

一、一书两说的世系

（一）后稷曾孙说

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述，公刘是后稷的曾孙——即第四代孙子。其原文是：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积蓄，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弗差立。

弗差卒，子毁俞立。毁俞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

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按这一记载，排公刘世系表如下表 1。

（二）后稷十余世孙说

按司马迁《史记》又记，公刘并非后稷的曾孙，而是他的“十有余世”孙，《匈奴列传》载：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犬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洛邑，复居于丰、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

《刘敬传》曰：

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

按照这一记载，排公刘世系表如下表 2。

（三）以下两表对照分析

1、共同点有：

- ①公刘为后稷弃的后代，确有其人其事。
- ②公刘居豳。

这一点，《史记·匈奴列传》及《史记·刘敬传》记述很明确。“邑于豳”和“避桀居豳”都肯定了这点。《史记·周本纪》虽然说了公刘“在戎狄之间”，但所述事例与